

断裂与转向：澳大利亚文学发展新趋势^{*}

赵 凯

摘 要：2022年的澳大利亚文学，呈现断裂与转向的趋势。就主题而言，与以往关注土著、女性、移民、文化身份、环境等主题不同，本年度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的主题呈现情感转向，聚焦创伤书写。就文类而言，关涉国家、民族的历史书写与个人传记、自传、回忆录等非虚构作品大行其道，频频揽获各类大奖，其中亦多以创伤叙述为重点。就传播而言，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在全球的阅读研究、教学出版、批评分析等情况，引起国际瞩目。澳大利亚文学的全球化图景初显轮廓。

关键词：澳大利亚文学 情感转向 创伤书写 非虚构 国际化

后殖民时代的澳大利亚文学，以土著、性别、移民、身份、环境等为主题的文化战争、历史战争连绵不绝。但是，2022年的澳大利亚文坛，却出现明显的断裂与新变。首先，主题呈现内在情感化转向，作品对于上述社会议题的探讨减少，转而聚焦于深入剖析人类隐秘的内心世界，以细腻的笔触揭示人类曲折幽深的情感与记忆，深刻描述内心创伤，表明澳大利亚作家对于文学本质和普世情感的深度思考。其次，文类非虚构化，包括历史书写、传记、自传、回忆录等在内的非虚构作品大行其道，而非虚构文类的崛起，内在契合了主题内转性，因为今年的非虚构作品，亦着重表现国家创伤、社会创伤以及人物曲折的心路历程与情感创痛。再者，传播国际化，澳大利亚文学

^{*} 本文为国家留学基金委“建设高水平大学博士联合培养项目”11/2023-11/2024（202306010315）和2021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点项目“美国少数民族裔小说的旅行书写研究”（ZD202113）的阶段性成果。

引起国际瞩目与回顾，国际著名文学期刊《后殖民写作》(*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出版特刊，梳理澳大利亚文学在全球的研究概况、翻译教学、批评分析等情况，勾勒出澳大利亚文学的全球图景。

一、主题：情感化转向

2022年度澳大利亚的文学作品呈现由外而内的情感转向趋势，主题率多围绕人类内心深处隐秘而复杂的情感与记忆展开，尤其是创伤书写成为核心主题。创伤“源于现代性暴力”，是“人对自然灾害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它会“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①。纵观2022年度澳大利亚的文学评选活动，不论是传统各大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还是澳大利亚最大独立书店“阅读”(Readings)评选出的“2022年度澳大利亚最佳小说”(Best Australian Fiction of 2022)，抑或是由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发起，由读者投票产生的“2022年澳大利亚最好的25本书”(The 25 best Australian books of 2022)，或由“好读网”(Goodreads)评选的“年度澳大利亚最多阅读书目”(Most Read Books this Year in Australia)，主题大多涉及创伤。

连续两年被《悉尼先驱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评为澳大利亚最佳青年小说家的澳大利亚文坛后起之秀詹妮弗·唐恩(Jennifer Down)，出版第三部作品《光之体》(*Bodies of Light*)，是本年度创伤书写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显现出她对于人性的敏锐洞察，加之复杂的叙述技巧性，使这本小说远远领先于她的早期作品，一举斩获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项“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Miles Franklin Literary Award)。这是一部史诗般的小说，作品时间跨越40余年，地

① 陶家俊：《创伤》，《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第117页。

域纵贯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三个国家，细腻而又从容地描绘了主人公玛吉的一生。小说以倒叙的笔法开端，已过中年的玛吉，在美国隐姓埋名，过着平淡的生活，而一封邮件，把她拉回记忆之中。随着玛吉的回忆，其一生历程，也如画卷般缓缓打开，展现在读者眼前。少年玛吉，生于澳大利亚，母亲死于吸毒过量，父亲也因吸毒锒铛入狱，五岁时被送入寄宿家庭，孤苦无依之下，被父亲的朋友性侵，尽管当时她并不明白。而十余岁生活在护理机构时，她又一次被网球教练特伦斯侵犯。高中时期，她受到一位单身老妇人朱迪斯的收养。其间，男友奈德抛弃了她。她升入墨尔本大学，但是由于得了紧张型精神症，她退学了，与一个男人达米安结婚，生了三个孩子，却接连夭折。她逃离原有的生活，变换身份，改名乔西，搬到新西兰，与一位女性塔马兰陷入了一段亲密关系之中，但是由于无法建立信任，二人最终分道扬镳。之后，她与一位美国人杰夫结婚，由于受到杀婴指控，他们搬到美国生活。尽管一次次遭受着几乎无法忍受的灾难与创伤，但是玛吉却一次次不断重塑着自我。

这部创伤小说，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一部成长小说，在玛吉经历如此多的创伤后，她并未陷入痛苦的深渊无法自拔，或者彻底自暴自弃，她一直在试图自我救赎，并与世界达成和解。正如埃尔罗伊·罗森博格所说，本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便是“重建自我的深邃之处”^①。“即使在玛吉经历了一切之后，她还是以一种同理心看待这个世界。”当回忆起她的第一段感情，奈德对她极为粗暴，“但她也发现奈德并不是一个怪物，他只是在拿走他认为这个世界欠他的东西。”而面对朱迪斯对于自己的管教，她也带有一丝感恩之情：“朱迪斯只是在照顾我——我太没风度了，没看到。”她试图说服自己，别人之所以这样做，一定有其原因，所以尽管玛吉的生活中苦难接踵而来，但“她的

① Elroy Rosenberg, “Book review: Bodies of Light, Jennifer Down, *The Guardian*”, December 22, 2021, <https://www.artshub.com.au/news/reviews/book-review-bodies-of-light-jennifer-down/>, 2023年6月6日查阅。

声音很少充满自怜，尽管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她仍然设法在小时刻找到快乐。她一直在往前走”。《光之体》的结尾，读者看到“一个成熟的孩子，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她饱经沧桑，但仍葆有赤子之心，她认识到世界的残酷，但不被过去的创伤所定义，而是与其共存、超越并拥有重新开始的力量。“她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正是昨日种种，造就了她，她无法被摧毁……也许假以时日，我们可以制造自己的光。”^①

《光之体》个体创伤叙事的表象之下，潜藏着作者对于社会创伤——制度失败的思考。唐恩坦言，作为作者，读者认为这是一个好故事已使她心满意足，“但如果允许我还有远大点的目标，那就是，人们会认识到，这是对于一些正在发生事情的相对忠实的再现，尽管部分内容设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但很多体制问题、制度失败和虐待事件仍在发生。这些问题我们谈得越多越好，必须继续用个人之力继续揭露，否则很容易被忽略掉”^②。玛吉身为一名女性，在制度性的困境里面不断挣扎，被一个一再让她失望的系统所迫害。这不禁让人反思制度性的社会组织如何成为禁锢女性等弱势群体的围城，从而让她们，尤其是如玛吉一般的弱势女性处处被动，节节溃败而又无处可逃。年少时的玛吉，被不同的男人性侵，网球教练特伦斯利用其在护理机构的权威地位，不仅在生理上伤害她，还在言语上羞辱她，精神上控制她，通过诬蔑玛吉的父亲入狱是因为“玩弄小女孩”，通过“玷污玛吉对父亲的记忆来维护他对玛吉的心理控制”。对于父亲的依恋与怀念，是玛吉心中安全感的来源，而特伦斯的话语，使其对父亲产生了怀疑，尽管多年后她发现特伦斯在撒谎，“但是伤害已然造成”。从九岁开始，她便学会把痛苦内化，通过沉默来保护侵犯者，这是因

① Madeleine Gray, “Review: Madeleine Grayon Jennifer Down”, *Sydney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14, 2021, <https://sydneyreviewofbooks.com/review/down-bodies-light/>, 2023年6月6日查阅。

② Imogen Dewey, “Jennifer Down wins 2022 Miles Franklin award for *Bodies of Light*”, *The Guardian*, July 20,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2/jul/20/jennifer-down-wins-miles-franklin-award-2022-winner-book-literary-prize-for-bodies-of-light>, 2023年6月6日查阅。

为她意识到掌权的男人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不可侵犯的”。护理机构，本来应是玛吉这样的孤儿最后的避风港，却成为了她挥之不去的噩梦，制度性的失败与人性的幽深黑暗合谋，共同完成对玛吉的一次次绞杀。^①

《光之体》还是一部揭露国家创伤的民族寓言。饱受虐待凌辱的女孩玛吉，不禁让人立马联想到澳大利亚历史上饱受迫害与掠夺、创伤深重的土著民族。正如苏珊·米达利亚所说，“（玛吉）感觉自己是个被强奸犯活埋的小女孩，也是一个被情人带进黑暗森林的年轻女子”，但是，当她看到“‘白炽的’月亮和蕨类植物的刺状轮廓”，这种“银白色的宁静”依旧会带给她一种神圣感，“这种对人类和自然世界联系的渴望将支撑玛吉的一生，小说在一个完全值得的、聪明而温柔的克制之中结束”。^②玛吉又何尝不是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隐喻？在不断被白人掠夺与侵犯的过程中，这些土著民族回归古老的信仰，重建与大自然的联系，在大自然的抚慰中获得支撑下去的力量，重获新生。

《光之体》是一部饱满而立体的作品，关涉个人创伤、社会创伤与民族创伤，但是作者并未止步于描写人性的深渊、制度的不公与历史的罪恶，而是表达出了在废墟之上重塑与新生的希望，詹姆斯·布萊克威尔的评价恰如其分：“这是一部史诗般的、具有变革性的小说，阅读的过程改变了作为读者的你，也改变了你对世界的理解。她把她的角色所遭受的强烈创伤和痛苦转化为可爱的壮丽。本书中玛吉的人生起起伏伏，你会与之一同感受。但到最后，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带着平静、坚定，甚至我敢说是喜悦的心情离开。阅读这本书是一种

① Madeleine Gray, “Review: Madeleine Grayon Jennifer Down”, *Sydney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14, 2021, <https://sydneyreviewofbooks.com/review/down-bodies-light/>, 2023年6月6日查阅。

② Susan Midalia, “Fashioning the self, Reinvention as fact and metaphor”, *Australian Book Review*, October 2021, <https://www.australianbookreview.com.au/abr-online/archive/2021/october-2021-no-436/968-october-2021-no-436/8377-susan-midalia-reviews-bodies-of-light-by-jennifer-down>, 2023年6月6日查阅。

荣幸，真希望有人擦去我的记忆，好让我重新读过。”^①

经过疫情、经济衰退、环境灾害等一系列重大灾难之后，澳大利亚作家的思考更为深入，转向人类的心理剖析与创伤书写，通过直面人性、直接探索人类的精神焦虑，来思考人类生存的困境与出路。这并不代表后殖民文学和人类世文学的衰退，恰恰相反，而是其深化与发展，揭示出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和共同关注。

二、文类：非虚构化倾向

近年来，非虚构作品在世界各国，表现出强劲势头。今年澳大利亚的文学消费市场表明，非虚构作品具有勃勃生机。由英国《卫报》发起、读者投票产生的“2022年澳大利亚最好的25本书”中，非虚构作品占据15席，涵盖历史著作、家族书写、个人传记、自传、回忆录等。^②但不论国家、民族抑或个人层面的作品，亦呈现内转向趋势，不再关注于宏大叙事，而是聚焦情感史，侧重创伤书写与叙述。

马克·威拉西（Mark Willacy）的《流氓部队：内部人士对澳大利亚特别空勤团在阿富汗战争中罪行的爆炸性揭露》（*Rogue Forces: An Explosive Insiders' account of Australian SAS War Crimes in Afghanistan*），是关注国家创伤的历史之作，荣获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之非虚构文学奖（The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s Literary Awards 2022, Non-fiction）。该书直面历史真相，记录了澳大利亚精锐特种空勤团在阿富汗期间的一系列非法杀戮，揭开该团道德表象之下的战争罪行。空勤团具有良知的士兵挺身而出，提供了目击证据等第一手资料，深入披露该团的

① James Blackwell, "'A Lovely Magnificence': Bodies of Light, by Jennifer Down", *Overland*, December 8, 2021, <https://overland.org.au/2021/12/a-lovely-magnificence-bodies-of-light-by-jennifer-down/>, 2023年6月6日查阅。

② Steph Harmon et al., "The 25 best Australian books of 2022: Chloe Hooper, Alex Miller, Jessica Au and more", *The Guardian*, December 19,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22/dec/19/the-25-best-australian-books-of-2022-chloe-hooper-alex-miller-jessica-au-and-more>, 2023年6月6日查阅。

暴行，虽然受到孤立与排斥，但他们是真正的英雄。阿克顿勋爵曾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阿富汗战场上，空勤团的绝对主导地位、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使得他们实行暴行之后免于惩罚，并上行下效，形成腐败的军队“黑手党”文化，使不法行为正常化。伯拉罕·达布谢克评论道：“《流氓部队》让人不忍阅读。每读一章，我都要鼓足勇气，准备迎接又一个战争罪和践踏人类生存状况的例子。”^①威拉西揭开了一向以光辉正面形象示人的澳大利亚军队表象之下的罪恶行为，这是国家之殇，但威拉西与爆料人士的正义之举，也为澳大利亚赢得了赞誉。

黛博拉·丹克（Debra Dank）的《我们与此地而来》（*We Come with This Place*）则是一部悲欣交集的家族史诗，这是已为祖母的丹克的处女作，凭借此书，她一举揽获新南威尔士州总理文学奖（2023 New South Wales Premier's Literary Awards）的四项大奖：“道格拉斯·斯图尔特非小说奖”（The Douglas Stewart Prize for Non-Fiction）、“悉尼科技大学格伦达·亚当斯新作品奖”（The UTS Glenda Adams Award for New Writing）、“土著作家奖”（The Indigenous Writers' prize），并最终获得了“年度最佳书籍奖”（Book of the Year）。^②“这是一本几代人的回忆录，也是一本作者的族群在殖民前后的文化和历史指南。”出身土著民族的丹克讲述了自己的祖先、父母与兄弟姐妹的故事与所受的创伤，她回忆了她出生与成长的地方，面对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前几代人的公民权被剥夺，身体被随意侮辱、殴打、强暴，这本书描述的“‘痛苦如在眼前’……是一部作者族群所受暴行的编年

① Braham Dabscheck, “Rogue Forces: An explosive insiders’ account of Australian SAS war crimes in Afghanistan”, *The Newtown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17, 2021, <https://newtownreviewofbooks.com.au/mark-willacy-rogue-forces-an-explosive-insiders-account-of-australian-sas-war-crimes-in-afghanistan-reviewed-by-braham-dabscheck/>, 2023年6月6日查阅。

② Rachael Knowles, “Debra Dank uses history-making literary win to call out fracking on her Country”,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May 23, 2023, <https://www.sbs.com.au/nitv/article/gudanji-wakaja-made-history-at-nsw-premie/i6d2x3dgo>, 2023年8月18日查阅。

史。全书弥漫着孩子被夺走的恐惧，大屠杀的故事，还有其他骇人听闻的暴行……丹克并未退缩，她讲故事的方式直白而强烈，讲述了她所认为的真相，在过去与现在、残酷的历史与复苏的故事、族群与祖先之间来回切换。”书中虽有痛苦、愤怒，但也有对于家庭的温馨回忆，“如丹克和祖父宾博在乡下的经历，以及她学习在干旱的土地上捕鱼时的惊喜和快乐。爱与痛苦并存，共同传达出族群、祖先和国家相互联系的观念”^①。斯蒂芬·哈蒙（Steph Harmon）评论道：“住在这个生动的地方，不由得对国家、文化、家庭和时间产生新的理解。”^②

而更多的非虚构作品聚焦于微观的个人史书写，尤其是自我创伤的披露，作者不仅有清晰的书写意识，而且把创伤写作作为疗复自我的手段。正如出版商娜塔莎·丹曼（Natasha Denman）所说，许多女性的动机是讲述自己的故事，并治愈自己。而澳大利亚作家珍妮·米科萨（Janine Mikosza）的《乡愁》（*Homesickness*），便是“一本坦诚、非传统的回忆录，探讨了真相、创伤和记忆，以及如何表达它们”，是一部回溯自我历史，反思旧有创伤的佳作。她一想到用第一人称写作，公开自己的隐私，便会感到恐惧，但她最终还是决定写下来，为自己的痛苦寻找一个栖身之处，于是她独辟蹊径，“用独特的文学手法讲述了她自己的创伤和童年受虐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如何塑造和影响了她成年后的生活。这本书的形式是作家角色（书中的我）和她自己（她提到的主人公金）之间的对话”，她们开车在全国各地穿梭，重温米科萨18岁前住过的14所房子，探索她在其中所受的身体虐待、情感伤害、家庭暴力等童年创伤，这些创伤一直存在于她的思想和身体

① Whisperinggums, “Debra Dank, We come with this place”, *Whispering Gums*, July 29, 2023, <https://whisperinggums.com/2023/07/29/debra-dank-we-come-with-this-place-bookreview/>, 2023年8月9日查阅。

② Steph Harmon et al., “The 25 best Australian books of 2022: Chloe Hooper, Alex Miller, Jessica Au and more”, *The Guardian*, December 19,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culture/2022/dec/19/the-25-best-australian-books-of-2022-chloe-hooper-alex-miller-jessica-au-and-more>, 2023年6月6日查阅。

中。^①而米科萨直言,“写作过程就像回到自己的呕吐物之中”^②,但她依旧决定“做自己的证人,相信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这并非易事,“治愈、理解和接受自己艰难而缓慢——但它们确实会发生……走出痛苦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是不断重建和转变的过程……生活就是翻新”。^③本书与唐恩的小说《光之体》主题相似,正如玛吉一样,米科萨最终完成了自我和解,为痛苦找到了一个载体。米科萨饱经沧桑世事之后,不仅自我得以成长,而且也与世界达成和解。为了尽量避免伤害他人,书中人物几乎皆用化名。

非虚构作品的崛起,是2022年度澳大利亚文学的一大特点。不论是国家、民族的历史书写还是个体史书写,主题多关涉创伤,这与虚构作品的转向不谋而合、殊途同归,显示出澳大利亚作家旨趣由外而内的转变,体现了他们对于普遍的人类心理、记忆与创伤的深层次思考。

三、传播:国际化趋势

澳大利亚文学具有内向型传统与路径依赖的特点。1788年,当英国的第一批流放犯在澳大利亚东南角建立殖民地之时,澳大利亚文化便打上了深深的英国烙印。长期以来,英国之于澳大利亚,类似母亲与孩子。1901年澳大利亚独立,也并非是因为与英国产生深刻矛盾,而是拥有了独立的能力、意愿与契机,不过它在情感、观念与利益方面仍与英国相契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发展历史决定了其国际关系的内

① Emily Riches, “Homesickness by Janine Mikosza”, *Aniko Press*, May 13, 2022, <https://www.anikopress.com/book-reviews/homesickness-by-janine-mikosza>, 2023年8月18日查阅。

② Sophie Black, “‘I didn’t want to make public my suffering’: Janine Mikosza on reinventing the traumamemoir”, *The Guardian*, May 23,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2/may/24/i-didnt-want-to-make-public-my-suffering-janine-mikosza-on-reinventing-the-trauma-memoir>, 2023年8月18日查阅。

③ Emily Riches, “Homesickness by Janine Mikosza”, *Aniko Press*, May 13, 2022, <https://www.anikopress.com/book-reviews/homesickness-by-janine-mikosza>, 2023年8月18日查阅。

向性，即长久以来，澳大利亚的目光都围绕着英国或更大范围的英帝国，其文学也一直奉英国文学为主臬。但20世纪一战之后，尤其二战以来，国际格局重新洗牌，英国不复往日强盛，英帝国演变为关系松散的英联邦，澳大利亚文学也开始寻求自己的特色，眼光逐渐转向世界，由此在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和文化批评等领域产生了一批具有澳大利亚特色、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声望的作家和学者，如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海伦·蒂芬（Helen Tiffin）、比尔·阿史克拉夫特（Bill Ashcoft），文化批评理论家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等。但是，迄今为止，相较于英美文学，在世界文学哪怕仅英语世界文学的版图中，澳大利亚文学依旧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检索一下普西纳（Martin Puchner）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文选》，读者不难发现，这部历经20多版增补的世界文学文选至今没有收录任何一个大洋洲作家的作品。”^①澳大利亚文学的国际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然而，澳大利亚文学由于其海洋性和现实性的特点，已日益受到国际关注。王腊宝指出：“新时代的研究者可以看到大洋洲英语文学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它的开放和联通。”“海洋是地球上最原初的空间，它的特点是流动不居，海洋是一种无视国别和民族界限的存在，不会拘泥于地理疆界，海洋文学关注欧美国家的文学在全球范围内的移动，但它不会把欧洲放在世界文学的中央，海洋文学眼中的大洋洲文学不再是边缘或者异国情调，而是集中体现融合、连接、好客和世界主义的文学。”^②而澳大利亚文学的另一特点，便是对于现实的批判性，美国华裔学者谢永平（Pheng Cheah）从世界文学的现实性出发，指出：“世界文学首先应该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文学’（literature of the world），这样的文学应关注长期被人遗忘的南半球的后殖民世界，并推进它在全球范围内被传播、被阅读、被接受，以便让世人更全面地

① 王腊宝：《世界英语文学的大洋洲谱系》，《中国比较文学》2023年第1期，第33页。

② 同上书，第31页。

了解世界，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世人的生活。”^①

如今澳大利亚文学的国际研究现状，正如诗人内蒂·帕尔默（Nettie Palmer）的类比，如同一片荒漠之中，点点绿洲分布。“若要蓬勃发展，则需相互连接，加以灌溉，使成良田。”^②就此而言，2022年，国际著名文学期刊《后殖民写作》（*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出版特刊“国际视野下的澳大利亚文学”（*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Australian Literature*），恰逢其时，意义重大，起到了“鼓励世界其他国家承认和支持21世纪的澳大利亚文化，视之为一个成熟的文化而尊重和关注”^③的作用。本期特刊邀请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包括法国、澳大利亚、美国、捷克、印度、日本、英国、斯洛文尼亚的学者撰文，梳理澳大利亚文学的国际化现状，分析澳大利亚文学的世界性影响。特刊收录的9篇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涵盖澳大利亚文学在全球的研究概况、翻译教学、批评分析等情况，详述澳大利亚文学在其他文化中产生的冲击，勾勒出澳大利亚文学的全球化图景。

在开篇文章《澳大利亚文学及其海外体制化》（“*Australian Literature and Its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the Offshore Playground*”）中，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维尔内揭示了澳大利亚文学在全球的成与败。虽然承认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全球状况颇为复杂，但他认为海外学者的努力使澳大利亚的文学研究充满活力，值得称赞。而《从乌哲如·努纳可到亚历克西斯·赖特：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在中国的后殖民解读，1988—2018年》一文则聚焦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作者指出从1988年到2018年，中国学者对于澳大利亚土著文学的研究兴趣日益增长，然而这些研究多借鉴国际上盛行的后殖民视角——从第三世界文学理论直到多元文化主义。作者认为，这些理论“旨在颠覆西方

① 转引自王腊宝《世界英语文学的大洋洲谱系》，《中国比较文学》2023年第1期，第33页。

② 转引自Jean-François Verna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Australian Literature”,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58) 2022, p.1-2.

③ Ibid., p.2.

的主导地位，但却无意中建立了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被殖民者和殖民者之间无可争议的二元对立”，而二分范式无法对土著文学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亟需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批判方法。^①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布伦达·马霍斯基则从机构和组织的历史以及个别美国学者的零散工作中考察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在美国的现状。文章认为，在美国，仅有一小群专业研究者，人们对澳大利亚缺乏普遍的了解，这与美国高等教育中几乎不存在相关课程有关。但是澳大利亚文学对于移民殖民主义的反思更为透彻坦诚，美国可用作反思自身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之镜鉴。文章还提倡澳大利亚土著文学可作为如今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经济和政治认识论的替代出路。^②

捷克共和国布尔诺马萨里克大学的托马什·凯瑟教授的论文《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捷克语翻译与接受》，以齐奥尔卡斯的两部小说《耳光》《梭鱼》的翻译为例，介绍了澳大利亚小说在捷克共和国的出版历史和接受情况，指出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在捷克语翻译中有广泛的代表性，对于帕特里克·怀特、莎莉·摩根和克里斯托·齐奥尔卡斯等作家作品的翻译持续增长，但他同时也指出在英语图书全球化市场背景下翻译当代澳大利亚小说所面临的挑战。^③来自印度马德拉斯理工学院的两位学者尼什塔·潘迪和阿维舍科·帕鲁伊，讨论了澳大利亚作家戴维·马洛夫的作品被列入而后又被排除出印度大学课程大纲的情况，认为印度英语系的选择体现了印度后殖民主义的持续争论，以及国家（超）民族主义对于文学文本选择产生的影响。^④日本东京大学的莉兹·石-诺布尔通过理查德·弗拉纳根的《通往深北的窄路》探索

① Daozhi Xu, "From Oodgeroo Noonuccal to Alexis Wright: Postcolonial Reading of Australian Indigenous Literature in China, 1988-2018",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58) 2022, p.95.

② Brenda Machosky, "Why Australia? Inquiries and Possib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58) 2022, p.125.

③ Tomáš Kačer, "Czech Translations and Receptions of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Fiction",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58) 2022, p.51.

④ Nishtha Pandey et Avishek Parui, "Do not shoot, I'm a B-b-British Object!": Reading David Malouf in Indian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58) 2022, p.80.

澳大利亚和日本之间的历史和文学联系。这部小说讲述了被日本帝国军队俘虏的澳大利亚战俘在泰缅铁路工作的情形，本文探讨了澳大利亚小说如何激发日本学生对其国家历史中有争议方面的讨论，并通过想象与他们自己不同的生活来培养跨文化素养和同情心。^①

对于澳大利亚文学在全球的研究、翻译、教学的探讨，展现了澳大利亚文学在世界的宏观图景，而对于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细致入微与角度新颖的个案分析，则揭示了澳大利亚文学的普世性价值与全球化意义。英国利兹大学的格雷厄姆·哈根（Graham Huggan）在当生态转向和星球转向的大背景下，从环保角度分析了怀特的《人树》（*The Tree of Man*）。一直以来，怀特的作品被视为对人类主体性的洞察与探索，但哈根认为，《人树》表达出万物有灵的思想，体现了万物平等，尊重非人类存在的环境伦理观。而同样来自英国，就职于剑桥大学的学者扬-梅丽莎·施拉姆，则讨论了非土著塔斯马尼亚作家——包括理查德·弗拉纳根和罗汉·威尔逊——在当代小说中对土著人物的表现，并论证了他们的选择的伦理有效性。^②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学者丹妮卡·切尔切（Danica Čerče）聚焦于澳大利亚土著作家珍妮·利恩（Jeanine Leane），分析了维拉德里族（Wiradjuri）诗人珍妮·利恩的诗集《黑暗的秘密：做梦之后（AD）1887—1961年》的国内及国际意义。切尔切指出，通过对欧洲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反读，利恩的诗歌表达了对澳大利亚“白人殖民意识形态的控诉，以及恢复被忽视的土著历史与重新定义黑人的呼吁”，继而将其置于世界文学“全球伦理”的维度之中，探讨了土著文学的普世性价值，指出“尽管不同社会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但利恩对澳大利亚社会、政治和文化暴力与滥用的描述对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运动都有借鉴

① Liz Shek-Noble, “Teaching Australia and Japan through Richard Flanagan’s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58) 2022, p.111.

② Jan-Melissa Schramm, “‘I Feel I Am a Man and a Free Man too’: Palawa Voices and the Eth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Tasmanian Fiction”,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58) 2022, p.36.

意义”^①。

在世界文学版图上，澳大利亚文学尚处于相对边缘位置。“地图上的澳大利亚看上去就是一个大岛，一个位于南半球的恬静而放大版的不列颠，这就是为什么近来几十个世界文学和全球现代化研究的著作中都很少提及澳大利亚。”^②但是，澳大利亚海洋文学的开放性与连通性以及后殖民文学的现实性，已引起世界各地文学研究者和读者的瞩目。《后殖民写作》的9篇文章，从宏观与微观各个层面，总结澳大利亚文学在亚、欧、美各大洲的传播与研究，不失为澳大利亚文学继往开来、走向全球的新起点。

结 语

后殖民文学与人类世文学，一直是大洋洲文学尤其是澳大利亚文学的特色和优势所在，在2022年却呈现出断裂与转向的新气象。作品主题内转，传统本土题材诸如族裔、移民、性别、环境等探讨历史问题、文化身份与生态危机的主题淡化，由外而内转向对于普世性的人类情感的探索、对人类复杂而深邃的心理世界的剖析，尤其注重创伤写作。文类而言，非虚构类作品异军突起，无论是国家、民族的历史书写还是个体史叙述，亦更加注重情感与创伤，与虚构作品的内向转变不谋而合。而《后殖民期刊》出版特刊，总结澳大利亚文学的国际化成果，反思其不足，初步勾勒出澳大利亚文学的全球化图景。虽然澳大利亚文学的国际化之旅还在起步阶段，但是澳大利亚文学的不断开拓与深化，注定其在将来的世界文学版图上，会发出愈加耀眼的光芒。

① Danica Čerče, “Jeanine Leane’s Counter-reading of Australi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y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58) 2022, p.65-66.

② 转引自王腊宝《世界英语文学的大洋洲谱系》，《中国比较文学》2023年第1期，第33页。